

## 文化信息

## 刘庆邦文学创作工作室在周口揭牌



刘庆邦为热心读者签名

本报讯(记者 黄佳文/图)春和景明,万物欣荣。4月1日上午,著名作家刘庆邦文学创作工作室在周口市文学馆揭牌成立。

当代著名作家刘庆邦是周口市沈丘人,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等职。刘庆邦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他的生活一半乡土一半煤矿,在他的笔下,永远流淌着对故乡的怀念和深情,也因他的深情写作,在这条文学的路上,他创作了很多力作并屡获大奖。他著有长篇小说《断层》《黑白男女》《家长》等共十部,中短篇小说集《走窑汉》《梅姐放羊》《遍地月光》《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刘庆邦老师文学创作工作室的成

立,填补了周口文学创作名家工作室的空白,对于推动周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周口市文联主席吴青峰在致辞中表示,刘庆邦老师文学创作工作室的成立,是周口文学发展的需要,是周口创建文学之乡的需要,是周口作家群社大崛起的需要,也是周口作家出精品良作的需要。他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多向刘老师学习请教,创作出更多反映周口地域文化、周口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

“感谢周口市文联、周口市作协为我成立文学创作工作室,这对我的创作是一种推动和激励。”刘庆邦在揭牌仪式上说,“作家应该拿作品说话,今后会更辛勤地写作,来回报工作室的成立。”

揭牌仪式后,刘庆邦应邀为周口市作家、文学爱好者举行了题为《现实主义题材文学创作技巧》的讲座,从深入生活、写作态度、创作心态等方面深入阐释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创作技巧。②16

## 诗词周口

## 《咏史诗》：魏晋南北朝的一半乱世一半风流

常全欣

周昌被掣臣,辞达不为讷。  
汲黯社稷器,栋梁表天骨。  
陆贾厌解纷,时与酒搏机。  
婉转将相门,一言和平和。  
趋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没。  
——袁宏《咏史诗》

这首诗的作者东晋文学家、史学家袁宏,是陈郡阳夏(今太康)人,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字彦伯,小字虎,时称袁虎。袁宏一生写下诗赋咏史等300余篇,其中脍炙人口的有《北征赋》《三国名臣赞》。唐代撰修晋书将他列入文苑传,以“一时文宗”著称于世,但其主要成就不止于文学,他编撰的编年体断代史《后汉纪》是流传至今的精心史作,虽有残缺,但仍不失为研究二百年东汉史的重要史籍。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卒于东阳郡太守任所。

咏史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类型,最早以咏史名篇的是班固。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社会动乱激发了文人探索历史的精神,咏史诗发展到成熟阶段,两晋时期有咏史诗人16位,袁宏为其一。单看这首咏史诗,它改变了其之前咏史“一诗一人一事”的模式,一诗咏多人多事,共咏了周昌、汲黯、陆贾三人。此三人均是西汉名臣,忠于汉室,作为显赫。其中,汲黯曾任淮南太守,他“无为而治”,清正廉洁,在很短的时间把淮南郡治理得政治清明,百姓深受其惠。为纪念他,淮南人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卧治阁”。于是,“卧阁清风”成为淮南八景之一。

袁宏所处的年代,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周书》载:晋及南北朝时期,周口地区分属陈郡、南顿郡,北魏加置汝南郡。建兴五年(317年)西晋灭亡,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晋廷,史称东晋。东晋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并存,这一时期称东晋十六国。周口一带在此期间大部分时间属于东晋,但有汉赵、前赵、后赵、冉魏、前燕、前秦、后燕、后秦等割据者先后在此称王道孤。东晋亡后,历史进入长达169年的南北朝时期,处于南北政权的交际地带,周口一带仍是南北朝争夺的主要战场。这个时期,行政建制朝夕夕度,兵连祸结,干戈纷然,乱多于治,毁多于创。据记载,东晋时期的永和八年(352年),“陈郡徙万户至幽冀”,可以窥见这一时期老百姓的安稳日子恐怕为数不多。

尽管如此,在门阀时代的魏晋时期,士族文化发达,周口一带名人辈出,几多风流。本诗作者袁宏,是陈郡袁氏代表之一。陈郡袁氏是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世家笃守儒学,以政治见称。东汉时期其分支汝南(今南水)袁氏鼎盛,司徒袁安,司空袁敞,袁涛,袁逢等皆为社稷栋梁。西晋末年,陈郡袁氏随晋室南渡,与王姓、谢姓、萧姓并称为四大盛门。其中的谢姓,则有祖籍阳夏的顶级门阀谢安、谢玄、谢灵运、谢眺。谢灵运、谢眺以“芙蓉出水”般清新的山水诗开创了诗歌创作的一代新风,时至今日仍为周口文学之骄傲。袁氏虽不及王、谢之华贵风雅,但既同列四大侨姓,盛名不虚。东晋之后一直到南朝,陈郡袁氏以文学引人注目,文学之士几乎有其人,文集继出,渐成彬彬之盛。②8

## 翰墨抒怀

## 每对狂花忆流年

——何祥峰临古作品题记

冯剑星

何绍基(字子贞)一生以曾国藩为自己的笔墨知己,两人相爱相杀,过从甚密。曾国藩在日记里多次提及二人的日常交往。在褒奖何绍基的时候说:“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在不爽的时候则又说:“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中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此!”两人谈诗论文,观点高度一致,每有对坐,清谈不倦。曾国藩日记说:“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我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通周,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想见两人灯前夜语之景,令人叹息。曾国藩身后,何绍基写挽联悼念:“武乡淡定,汾阳朴忠,泊于公元辅奇勋,旂常特炳二千载;班马史裁,苏黄诗事,忆我词垣凯谊,风雨深谈四十年。唉!好一句‘风雨深谈四十年’逝者如斯,临诀能无有王徽之琴俱亡之叹?”

祥峰姓何,大抵是何子贞的本家。在我们这地方,80后才气大抵少出其右者。无论是他的书画,还是篆刻,无不“天机乍泄,灵光一点。时出古人,所去不

远”。这是一种天生的才气,学是学不来的。艺术人才,更多的是先天之资。

近年来,祥峰的头发的越来越少,艺术水平却越来越高。他不骄不躁地读书,安安稳稳地写字,修剪菖蒲的绿叶,更换兰花的老土,懒洋洋地看白云苍狗,兴冲冲校对古籍善本,这也许就是那所谓的风雅吧。但这种风雅的代价就是“富于文章穷于命”。每次看他捉襟见肘的窘迫,看他为米折腰的迷茫,我想,嘿,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人?时常和他挑灯夜话,春酒浇愁,以慰平生知己。

祥峰的书法,不管是写汉隶还是写《十七帖》,抑或是苏东坡、倪瓒,无不形神俱备,得其七

八分妙处,而且都能时出新意,以绍古人之心。近年来,国展明清风大起,我建议他写写何绍基的作品,也算是“艺术返祖”。他临了500多张何绍基的对联,挑了50件,是为一辑。通过这些临作,足见其才情天分。龚自珍说“十万狂花如梦寐”,独坐春风,狂花如潮,读“小何”之作,想见“老何”之风度,两者所去不远,亦复有曾国藩之叹!①8

憑陵風雲一蓬籤  
蹴踏煙雲兩杖屨

何祥峰



## 周口历史

## 千里芳原成泽国 万家墨面没蒿菜

——简述黄泛区的形成、范围及变迁

周保堂

“千里芳原成泽国,万家墨面没蒿菜”是杨析综《忆江南·黄泛区》里的诗句,真实再现了“黄泛”大灾难后豫东的惨状。1989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杨析综在黄泛区调研后,饱含深情地填写了这首词。2019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谈到黄泛区时说“当时灾区的悲惨状况可以用‘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来形容”。几十年过去后每谈及此事,父辈们口中最多的词是:“发黄水那年”“一片汪洋”“房倒屋塌”“逃荒要饭”……这些已深深地印在他们脑海中,没有哪件事让他们有如此深刻痛苦的记忆。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了解黄泛区的形成、范围及变迁。

黄泛区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紧密相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谎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悍然向宛平县城发起猛烈攻击,“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紧接着8月13日,日本攻击上海,11月上海失守,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屠杀30多万中国军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枣阳战役取得大捷,蒋介石即刻从“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匆忙调集20万国民党军队到徐州战场,计划借台儿庄胜利的余威和日军在徐州决战。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十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突击,徐州战役失败,日军沿陇海路向西进发,6月6日占领开封,郑州危急,武汉震动。国民党军队难以抵抗抗日机械化部队西进,蒋介石下令扒开郑州北侧黄河大堤,任务由驻守黄河的国民党军队商震部队执行,地点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又选择赵口以西的

花园口附近,由驻守黄河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新八师蒋在珍部执行,经过两天两夜不停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县失守的同时,花园口决口,黄水奔腾而出,如脱缰之马,越过陇海铁路,倾泻贾鲁河,经中牟、朱仙镇、尉氏,直扑开封西、北门,越颍陵过扶沟,经西华、淮阳夺颍河到正阳关镇入淮河。

黄水溢出,泛滥成灾,给富庶的豫东平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初期(1938年~1939年),大部分河水沿贾鲁河下泄,经尉氏、扶沟、西华东部和淮阳西部,再顺颍河两侧漫流入淮河,称西泛区。中期(1940年~1941年),经过两年泛滥,西泛区地面淤高,河水改由淮阳向北,经太康至鹿邑,南泛安徽颍河沿岸,漫流入淮,称为东泛区。后期(1942年~1946年)河水东移后,日军强迫地方群众从开封朱仙镇至太康修筑防水大堤,迫使水患又回到西泛区。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黄水流来流去,在河南、苏北西部、皖北三省之间形成了一个从花园口到淮河的长约400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的沼泽区,导致河南省的广武(今荥阳广武镇)、郑县(今郑州市)、中牟、开封(今祥符区)、陈留(今开封陈留镇)、杞县、通许、尉氏、洧川(今开封洧川镇)、睢县、柘城、太康、扶沟、西华、颍陵、鹿邑、淮阳、商水、沈丘、项城,安徽省的亳县(今亳州市)、界首、临泉、太和、涡阳、阜阳、宿县、蒙城、颍上、霍邱、寿县、凤台县、淮南、怀远、凤阳、五合、泗县、天长、盱眙(当时属安徽)、定远、江苏省的泗阳、淮安、宝应、高邮44个县市受淹,淹死人口89万,受灾人口1250万,54000平方公里内尽受灭顶之灾,形成黄水漫流、淤塞水道、沙埋良田、生态恶化、饥荒连年的黄水泛滥区。戎马倥偬的陈毅元帅率大军征战豫皖苏期间五次途经黄泛区,于1948年夏写下《过黄泛区书所见》“一过黄泛区,水茫

茫。陷泥过膝及腰腹,人马欲渡川无梁……三过黄泛区,走跟踪。川原水洗,城社荒落,满目凄凉。”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国民政府的《豫省灾况纪实》中如此勾勒黄泛区灾难图:黄泛区居民因事毫不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惨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其辗转外徙者,又发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凡几。在黄泛的八年里,《西华县志》记载(1993版第118页)“未逃出的灾民以树叶、麦苗、雁粪果腹。饿殍载道,饿死的人没人埋,甚至出现人相食。”黄泛后的豫东大地,芳原成泽国,盛产小麦、菽类的良田被黄沙、青沙、泡沙覆盖,“到处是荒滩、沙窝、芦苇丛生,百草遍地,杞柳遮天”(《扶沟县志》2013版151页)无法耕种。黄河掘堤后,国民政府虽然在郑州、中牟、尉氏、颍陵、西华、洧川、太康、淮阳、开封等县进行放赈,又把把这些县的部分灾民移送到陕西省黄龙山垦区、黎平垦区,河南省邓县(今邓州市)垦荒安置,但是由于当局对花园口掘堤引起的灾害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应对不及时,民生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

黄河决口泛滥及以后衍生的灾害震惊世界。1941年,夏秋两季滴雨未下,在旱魃狂舞中,粮食颗粒无收。继大旱之后,1942年许多县遭到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落到田里,顷刻之间把庄稼啃个精光,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灾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先期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在东南亚战场剩余的战备物资汽车、帐篷、食品、粮食、修路机械等接收后,分拨给河南分署,由西华县工作站发放,粮食、食品、帐篷赈济灾民,机械则开启了黄泛区垦荒复耕的序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无家可归的黄泛区人民带来

了希望,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重视黄泛区的复兴工作。据《黄泛区农场志》记载,1950年2月,中央成立了“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当时的国家财委主任陈云任主任,成员有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内务部、卫生部五部门人员。同年3月21日,在河南省开封(当时省政府所在地)设办事机构“黄泛区复兴局”,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局长,赵一鸣、路岩岭任副局长,在复兴局及各县委政府的领导下,组成了几十万的治河大军,先后疏通了颍河、贾鲁河、双泊河,排除了内积水,复兴局在原豫皖苏黄泛区农垦学校的基础上,组建机耕大队,帮助农民开荒种地。同年12月,复兴局副局长赵一鸣、路岩岭到北京中南海向复兴委员会汇报工作,陈云和五位部长参加会议。周恩来总理听取了汇报,对黄泛区复兴工作非常满意,说:“完成得很好,唯农民房子没有建起来,按粮食收成,比许多县还要好些,地可以按户分给农民,三年不要粮。地多人少,农民分不完,黄泛区可建个大农场嘛。”在中央和省政府的关心下,1951年1月正式建立黄泛区农场,一大批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风沙弥漫的黄泛区,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

沧桑巨变,岁月如歌。昨日的黄泛区曾是苦难的代名词,今日的黄泛区已是“接天碧绿,如云丰茂,锦绣风光凝聚”(《永遇乐·黄泛区》潘复生)。国营黄泛区农场已是河南省大型国有农业企业、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周口市在党的领导下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用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把昔日的沼泽荒原变成了麦浪滚滚、瓜果飘香的米粮川。昔日“遍地汪洋,水天难分界”(《黄泛行——经西华到鹿邑》张爱萍)的黄泛区已成为“中原粮仓”,新时代的周口市正在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为我们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作出贡献。②8